

鋼 與 渣

符·波波夫著



時代出版社

鋼 與 渣

符·波波夫著 移 模譯

時 代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В. Ф. ПОПОВ

СТАЛЬ и ШЛАК

據 Helen Altschuler 英譯 Steel and Slag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1951) 轉譯，並據俄文原本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49) 校訂。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榮獲一九四八年斯大林文藝獎金二等獎的蘇聯長篇小說，寫偉大衛國戰爭時期蘇聯鋼鐵工人在生產鬥爭和敵後地下鬥爭中的輝煌事蹟。衛國戰爭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熔爐，鍛鍊出無數百折不撓，鋼一般堅強的英雄，同時也使舊社會遺留下來，不堪改造的一小撮敗類像爐渣一樣浮到面上，終於與侵略者同被徹底消滅。書中人物生動，對於創造「典型環境裏的典型性格」，提供了一個光輝的範例。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業務許可證出字45號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中央民族印刷廠印刷·北京第三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3年11月北京初版 1955年3月第2次印刷

開本：850×1143 1/32 印張：16—14/32

40,061—45,080冊 396千字

CAD 99/02



Blonof

目次

主要人物表	一
-------	---

鋼與渣	三
-----	---

譯者後記	五〇五
------	-----

附錄

蘇維埃生活的英雄性	克·伊凡諾夫	五〇八
-----------	--------	-----

主要人物表

——以名字在書中出現先後爲序——

彼得·伊凡諾維奇·杜平柯 頓巴斯某鋼鐵廠廠長
謝爾蓋(謝遼查)·彼得羅維奇·克賴涅夫 平爐工場主任
伊波立德·葉夫斯基涅耶維奇·奧帕納辛柯 爐工總工長
瓦西里(瓦西亞)·尼古拉耶維奇·馬卡羅夫 總工程師，後來是烏拉爾某大鋼鐵廠的第二平爐工場主任
米哈伊爾·特羅菲莫維奇·馬德維楊柯 平爐工場黨支書記
格里哥列(格里沙)·安德烈耶維奇 蓋耶伏依 工廠黨委書記
夏吉洛夫 青年工長
尼古拉·伊凡諾維奇·柳托夫 工長，叛徒
尼基劍柯 青年熔煉技工
伊凡·特羅菲莫維奇·魯欽柯 老年熔煉技工
瓦林蒂娜(瓦麗亞，瓦柳霞)·伊凡諾芙娜·吉波洛娃 平爐工場青年團支部書記，工場祕書，地下工作者
伊麗娜·符拉季米羅芙娜 原是克賴涅夫的妻子，墮落分子
薩沙 青年爐工助手
克謝諾奉特·彼得羅維奇·瓦爾斯基 工程師，叛徒
畢伏瓦羅夫 平爐工場電氣主任，叛徒
阿納尼·米哈伊洛維奇·特米德留克 老工人，耐火材料倉庫主任

絲維德拉娜 奧帕納辛柯的女兒

符拉季斯拉夫·格里哥列耶維奇·史麥柯夫斯基 工程師，叛徒

勞巴喬夫 發電站總工程師，叛徒

安德烈·瓦西里耶維奇·謝爾求克 地下工作小組指揮員

彼得·普拉索洛夫 青年工人，地下工作者

帕維爾·普拉索洛夫 彼得的弟弟，青年工人，地下工作者

瑪麗亞·格蓮芙卓娃 助理簿記員，地下工作者

保爾上校 德寇司令官

馮·魏赫且男爵 德寇「廠主」

蓋斯 德寇特派員

阿歷克賽·伊凡諾維奇·畢林 機械工長，地下工作者

馮·斯塔墨 德寇蓋世太保頭子

格里哥列耶夫 烏拉爾某大鋼鐵廠工程師

麥尼特·羅托夫 廠長

塞爾 美國工程師

葉甫吉尼·米哈伊洛維奇·莫克興 總工程師

畢爾米雅柯夫 熔煉技工

費奧淘·帕夫努弟耶維奇·伏羅比堯夫 老工長

桑納瓦爾特 馮·斯塔墨的後任，德寇蓋世太保頭子

伊凡·帕夫努弟耶維奇·伏羅比堯夫 費奧淘的哥哥，工廠火車司機

第一章

廠長杜平柯叫來了平爐工場主任，遞給他一本沉甸甸的備忘錄——一份煉製和輾軋一種新品級鋼的說明書。

「我們要改煉一種極複雜的合金鋼，克賴涅夫同志，」他說。「裝甲鋼板，坦克車用的。」聽他的口氣，簡直不容反對，但是克賴涅夫竟反對啦：

「彼得·伊凡諾維奇，我們的熔煉技工從來沒有搞過這種鋼啊。」

「可是，這回他們就得搞了。這是戰爭的要求。」

人民委員打電報來，規定一星期內完成這件國防任務，杜平柯故意扣着電報不拿出來，却接着說道：

「我等着三天之內出第一爐鋼，謝爾蓋·彼得羅維奇。」

「你這可不能當真，彼得·伊凡諾維奇。光唸一遍說明書，也得兩天哩，」工場主任說，掂着手裏的大本文件。

「晚上唸，白天的時間做準備，」廠長答道。「那麼，就是三天了。」他站起來，顯然認為沒有什麼再要談的了。

平常，指定新任務時，廠長總接受執行任務的人所提出的期限，只是要求——固然是萬分嚴格地要求——期限一經規定，必須絲毫不苟地遵守。

「我可沒有逼你呀，是你自己定的時間，」那些時候他總這樣說。但這回他却自己規定時間，而且限期短得叫人爲難。

「三天我辦不到，」克賴涅夫直截了當地告訴他。

「辦不到，你試試看！」廠長嚷着道。

杜平柯的粗暴的口氣和那種嚴厲的臉色，使謝爾蓋·彼得羅維奇大爲驚異。他從沒見過廠長發這樣大的脾氣。

回到工場後，克賴涅夫召集他的助手、值班主任和工長，把新說明書給大家看了。

「我們的攤子得打翻了從頭安排哩，」爐工總工長奧帕納辛柯不安地表示道——他長得好高大，好肥胖，把椅子壓得格格地直響。

「鋼錠怎麼辦呢，謝爾蓋·彼得羅維奇？」澆工工長問道。「我們一向馬上送軋鋼間，但這種新的品級却得放在均熱坑裏。往哪兒挖坑呢？」

提出的困難越來越多。克賴涅夫注意地聽他的部下一個個把話說完，每一點都給他們充裕的時間去爭論。

說明書快研究完時，已經是晚上該睡覺的時候了。工場主任翻過最後一頁，仔細端詳周圍的每一張臉。奧帕納辛柯深深地担心日後工作的複雜性，現出一種尷尬的表情。克賴涅夫笑了笑。他用簡單

的日常用語，扼要地總結了剛才那麼冗長地討論過的新的操作過程。

總工長顯得高興了些。

「這就比較容易了，」他說。「我們能夠應付的。」

根據新的指示，必須放棄廠裏許多年來養成的傳統——必須徹底改組工場。而這改組工作又得在短短的幾天之內完成。

直到此刻為止，這工場所出的鋼主要是供軋製樑架和鋼軌用的，現在却得改煉能抵禦穿甲砲彈的鋼。準備工作開始了。

說明書指出，這種鋼在生產過程中對於水分十分敏感。而且，它經不起突然的冷却，一着風，被冷風一吹，就要「傷風」，斷面上會顯出頭髮樣的細小的裂紋。因此，這種鋼必須放在特設的均熱坑裏逐漸冷却。

於是，平爐工場的工人動工了：建造乾燥房；挖掘大坑，做坑蓋；校驗磅秤；做計算；畫圖樣；以及建造倉房來堆藏工場裏以前從沒需要過的各種原料。

廠長早晚到工場裏巡視，時常站住了和工人談話。

第三天，他來到工場主任面前，問幾時可以出第一爐鋼。

克賴涅夫報告了情況。廠長轉身就走，只不樂地對他說了一句：

「再給你兩天。」

但是兩天過去了，第一爐還是沒有開始煉。杜平柯又把工場主任叫去。

「什麼時候開始？」他嚴厲地責問。

「還要三天，快不了，」克賴涅夫說，極力壓制心頭的怒氣。這些天他一直沒有好睡，疲倦得快要垮了。

「還要三天？」杜平柯重複克賴涅夫的話，大大地不滿意。

克賴涅夫費勁地站起身來，回到工場去。

工場沒有空閒的人手，業務極不相同的各種工人日復一日地加點留廠，合力把工廠裝備起來迎接新的國防任務。

兩天後，廠長又在工場裏出現了，這回有總工程師馬卡羅夫陪着。克賴涅夫和馬卡羅夫是老朋友，以前在一處做過煉鋼技工，又同過學。他們從冶金學院畢業後，被分配到兩個不同的廠裏工作，這才分了手。

克賴涅夫兩個月前才從頓巴斯的另一個地區調到目前的崗位上來。然而全廠誰都沒把他當作新來的人看待。一開頭他就表現了那樣的才能和經驗，使馬卡羅夫對於平爐工場的一切顧慮馬上就烟消雲散了。現在總工程師的時間大部分化在軋鋼間裏，那裏軋製新裝甲鋼板的準備正在進行中。

「我們總得有一天開爐呀，」杜平柯對克賴涅夫說，他的聲音顯得緊張而不自然。

「一切準備停當之後，我會開爐，」克賴涅夫堅定地回答。「等我確信第一爐煉出來準沒半點兒錯的時候，就開爐。我不想糟蹋所煉的鋼，或者糟蹋我們工場的名譽，或者——嗯，或者糟蹋我個人的名譽。」

杜平柯立刻發作，嚷着說：

「我堅持你今天非開爐不可！」

但馬卡羅夫把廠長扯往一邊。

「彼得·伊凡諾維奇，」總工程師安慰他說，「克賴涅夫沒有錯。他要親自處理開頭幾爐，這樣來教會工長和技工。他可沒有權利犯錯誤呀。」

杜平柯的怒氣平了些。

「好吧，那麼你說第一爐什麼時候出鋼呢？」他回到克賴涅夫跟前，問道。

「明天下午，」克賴涅夫簡短地回答。

廠長注視他的臉，看出疲勞的跡象。

「開爐之前要休息一下，」他說道，口氣更溫和了。「你一定要休息休息。」

「爲什麼說明天下午？」廠長和馬卡羅夫走後，工場黨支部書記馬德維揚柯問道。「你不是告訴我第一爐今天晚上可以出鋼嗎？別忘了，我說過今天晚上我要在黨委會值班，我不能在場，這是很遺憾的。」

「是今天晚上出鋼，沒錯，」克賴涅夫承認。「只是我不要廠長在場罷了。」

那天晚上，廠黨委書記蓋耶伏依來到工場裏，站在場角的控制板旁邊，密切注視着聚集在一座爐子周圍的人羣。在場的工人有許多是前一班上了工的。蓋耶伏招呼其中一個工人。

孔。

「你在這裏幹什麼呀，夏吉洛夫？」當那工人走過來時，他問道，一面打量着那張焦急不安的面孔。

蓋耶伏依一向喜歡這個眉毛燒焦，下巴上橫着一道疤痕的青年工長——一個退伍兵，他從軍隊生活所保持下來的，除了軍人風度和準確的動作外，還有下級軍官所特具的那種發出命令和服從命令時的特殊的機敏。

「你是什麼意思？」夏吉洛夫問道，瞪着蓋耶伏依，毫不掩飾他的驚訝。「我下了班沒有走。這到底是第一爐，又是這樣的鋼呀！你看，連柳托夫都在這裏，他早晨才當班呢。」夏吉洛夫指着一個矮胖的、寬肩膀的領班，稍稍離着人羣站在一邊。「要是我們不瞧瞧，怎樣學呢？工場主任不能每一爐都代我們煉的。」夏吉洛夫說着便趕緊回到爐子那裏去。

蓋耶伏依站在原處，靜靜地瞧着。克賴涅夫的態度立刻解除了他的不安。工場主任從容自若地支配工作，就像人們在做最普通的日常事務一樣。然而工場裏每一件事物都顯示進行中的工作的不尋常性。爐身新粉刷過，鋼鐵構造物都油漆過；工具擺得井井有條，而各種合金原料則整齊地一堆堆放在加料台上。

這裏，總工長奧帕納辛柯担任着指揮。雖然在一般的操作中，奧帕納辛柯差不多可以獨立掌握各種新品級的鋼，但這回的裝甲合金鋼却超過了他的應付能力。克賴涅夫顧全總工長的自尊心，把必要的指示說得彷彿只是在徵求意見似的；而奧帕納辛柯則一如往日那麼謹慎周到地工作着。

他驕傲地把才從化驗室取來的那張化驗單給克賴涅夫看。含磷和含硫的百分率都特別低。他一輩

子沒見過把這兩種原素煉棄得這樣乾淨的鋼。

「要不要加一些鎳？」克賴涅夫安靜地建議。

全爐的工人都抓起他們的加料鏟子。連旁觀的人們也突然都參加了工作。那小堆銀白色的方塊塊很快就消失在爐子裏了。有幾塊從鏟子上滑下來，掉在地上發出叮咚的響聲。

蓋耶伏依驚異地發現工場主任挑了青年團號●來煉這第一爐新鋼。在這爐子上操作的工人都較工場裏旁的工人要年輕得多，經驗也差得多。但是看到技工尼基劍柯滿有信心的樣子，以及全組工人的順利合作，他立刻確信這選擇並沒有錯。

當第二次化驗單從爐邊化驗室送來時，克賴涅夫吩咐再看一回鋼樣。

鋼樣從杓子裏倒出來，完全不像平時那麼火花四射——沒有一粒火星，靜靜地流開，像油質一樣。注入試模時，它平均地充滿在模子裏，形成鏡子般平滑發光的液面。

旁觀者中間發出悄悄的驚嘆聲。

「活似水銀一個樣兒，」夏吉洛夫低聲說，驚喜得氣都喘不過來。他轉身去問克賴涅夫什麼問題，但克賴涅夫早已向爐子後面走去，那裏爐工助手們守在出鋼槽旁邊，不耐煩地等着出鋼的命令。

看的人都跟過去，站在鐵柵欄旁邊，緊張地期待着。

不管你在平爐工場幹過多少年活，不管你一輩子煉過多少鋼鐵，爐子出鋼——鋼鐵誕生的一刹那，永遠不由你不激動。這總是緊張和歡騰的一刹那。在好些工場裏，還保留這樣的習俗：敲鑼宣告即將進行的大事——不是慢慢地、有規律地敲着，而是一陣急速的、歡悅的亂敲。

這回，誰都沒碰那面鑼。禁止用聲音做信號。但實際上什麼信號都用不着。工人們從全場各部門聚集攏來，有的站在加料台上，有的沿澆鋼坑站着，那裏早已一切安排停當，只待承受鋼水了。

克賴涅夫看看錶，又看看奧帕納辛柯。聲息全無地過了幾秒鐘。於是他點點頭。爐工助手們舉起長鐵桿，對準堵塞的出鋼口有力而準確地通了幾下。

口裏噴出火焰，發着沉濁的隆隆聲，接着便大放光明。一股耀眼的鋼水嘩嘩地湧入盛鋼桶。

澆鋼間好像着了火。天車軌架和支持屋頂的樑架，出鋼前一直隱沒在黑暗中，此刻都輪廓鮮明地湧現了出來。旁觀的甚至看得清天車駕駛員的閃閃發光的眼睛，他正在駕駛座裏等待號令，把滿載鋼水的盛鋼桶吊起。

只一剎那前，一切還在指揮操作的那個人的掌握之中。那時還有變更或改正混合物成分比率的可能。但是現在，生米已經煮成熟飯，一切成了定局。二三十分鐘之內，鋼水就要在鋼錠鐵模裏凝固了。

克賴涅夫抬頭接觸到天車駕駛員的目光，便指了指盛鋼桶。巨大的鐵鉤卡搭一聲勾住了盛鋼桶。盛鋼桶漸漸上昇，沉重地越過工場，向澆鋼間移去。

澆工們急忙向同一個方向趕去。他們的人數也比往常多得多。和爐工們一樣，好些是做了晚班後

留下來看第一爐出鋼的。

直到這時候，蓋耶伏依才走近工場主任。在通往澆鋼間的樓梯平台上，他站在克賴涅夫身旁，問道：

「唔，怎麼樣？成功了？」

「應該成功的，」克賴涅夫答道。「我嚴格按照計算辦事。不過無論怎麼樣，我還是焦急地等待着最後的化驗單。要知道，格里哥列·安德烈耶維奇——幹這一行，除了科學知識，好些地方還得依靠技術和經驗。」

「這兩樣你好像有的是呢，」蓋耶伏依說。

「你根據什麼說的？」

「你這樣冷靜。」

克賴涅夫笑了笑。

「我看你也總是冷靜的，」他說。「只是我不大相信這個。冷靜是由漠不關心來的。對你來說，那純粹是自制。」他看了看蓋耶伏依的太陽穴，在那裏，濃密的黑髮已經給淡淡地染上了絲絲灰白。「處理爐子出鋼，誰也沒法冷靜。心底裏，你總是暗暗担心着的。」

於是，好像這樣突然坦白出來有些難為情似的，他轉身去看澆鋼，這時鋼水正在模子裏慢慢兒上昇。

鋼水澆完後，他們到化驗室去，那裏正在決定這爐鋼的命運。蓋耶伏依靜靜地站着抽烟，看那些

助理員異常匆忙地工作。化驗室主任喀麗芙斯卡婭平時態度沉着，動作緩慢，這時也一會兒到東，一會兒到西，看得出焦急不安。克賴涅夫緊張地守着，注意各個蒸溜器中溶液顏色的每一個變化。其中一具裏的溶液呈現着淡淡的紫羅蘭色，一時之間吸住了他的注意。

「爲什麼鉍這樣少？」他奇怪，不覺驚慌起來。

但他馬上看見，那溶液的顏色正漸漸深起來。他的呼吸這才舒暢了些。另一種溶液，微微帶些黃色，這表示磷的成分極低。他指給蓋耶伏依看，高興地笑着說：

「這東西越少越好。」

其餘的溶液可並不那麼簡單。鎳溶液的綠色，鉻溶液的橙黃色，都沒給他任何綫索，原來他一向極少處理這兩種原素。他只得等待化驗的最後結果。時間一分鐘一分鐘地挨過去，叫人多難受啊！

「八種原素，不像往常只四種。等它們都化驗完，簡直叫你瘋了，」他小聲說。蓋耶伏依會心地笑笑。

夏吉洛夫進來，小心翼翼地看着喀麗芙斯卡婭一眼，原來她老把好奇的人們趕出她的「至聖所」，毫不容情。焙煉技工尼基劍柯躲在工長後面側身挨了進來，用滑稽似的央求的目光看着化驗室的女主人。他把工作手套丟在牆邊地下，坐在手套上等着。接着魯欽柯把門推得敞開，也走了進來，臉上冷森森地，意思是說：「看你把我趕出去不成！」

● 猶太神殿的最裏面的部分 只有祭司長每年可於贖罪節那天進去，喻非請莫入的私用屋子。